

菊香生处是心安

曾玲玲

秋深了,院角的菊花开得正好。先是几朵,后来便是一丛丛,黄白相间,在微凉的空气里摇曳着。这花不择地而生,墙角、路边、石隙,但凡有土之处,便可生根。我每每走过,总不免驻足,看它们自开自落,香远益清。

菊之生,实在是不甚讲究的。不似牡丹须得沃土供养,亦不似兰蕙必得清幽之境。我家院角那几株,不知是哪年的风携了种子来,便在此生了根。起初无人留意,后来竟自成气象,秋来开花,一朵追着一朵,金灿灿地照亮了半边颓垣。母亲常道:“这菊花倒是比人还懂得随遇而安。”话里透着几分赞许,又似有若无地裹着些人世沧桑。

记得少时,祖母尚在。每至秋深,她总要摘些菊花,晒干了,给我们缝制

菊花枕。她说菊香能清头目,安神魄。我那时年幼,只觉菊花好闻,便也乐于将头埋在那散发着清香的枕头里入睡。如今祖母已逝多年,而那菊花枕的香气,却如同刻在了记忆深处,每逢秋来菊放,便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

菊花不只是好看的。母亲常摘了来做菊花茶,沸水冲下去,花瓣在水中舒展,犹如重生。我起初嫌其味苦,不肯多饮。后来年岁渐长,乃知其清凉去火之效,方渐渐品出那苦后的回甘。人世间的诸多事物,大抵如此,总要经历些时光打磨,才能懂得其中真味。

邻家张奶奶最是爱菊。她家小院植满了各色菊花,每到秋季,俨然成了小型菊展。我曾问她为何独爱此花,她笑道:“菊花开后更无花,它敢在万物

开始凋零时开放,这份勇气,便是可敬的。”张奶奶早年丧偶,独自将三个子女拉扯大,如今儿女皆已成家立业,唯她守着小院和她的菊花,日子过得清静而自得。我想,她爱菊,许是人与花之间,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吧。

菊之品格,在其耐寒。霜降之后,百花杀尽,唯菊傲霜而开。古人云:“菊,花之隐逸者也。”我以为,菊非隐逸,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者。不在春日与百花争艳,偏择秋深时候,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生命的存在。这何尝不是对萧瑟季节的反抗。

昨日路过城郊,见野地里的菊花开了一片,金黄色的花海在秋阳下熠熠生辉。几个农人正在收割晚稻,对身边的菊花视若无睹。于他们而言,这花

不过是田间的寻常景物,年复一年,自生自灭,不值得关注。而我站在田埂上,却为这盛大的花事感动不已。

忽然明白,菊之动人处,不在它的清高,而在它的平凡。它不要人精心栽培,不要特殊水土,只要一寸立足之地,便能还世界一簇金黄。它的香气不浓不烈,似有若无,唯有静心者能闻之。

天凉好个秋。我自郊野归家,院角的菊花仍开着。母亲掐了几朵,正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花瓣上,几乎透明。菊香生处,不在花蕊,不在枝叶,而在那些与菊花相关的时光里,在懂得欣赏它的眼睛里,在愿意为它驻足的心灵里。

花开有时,花落亦有时。而菊香生处,便是心之所安处。

道声天凉好个秋

方华

“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爽。”秋天,总是踩着一场雨的韵脚,戴着她的水晶珠链,衣袂飘飘地来到我们身边。

秋雨簌簌消暑气,秋风习习送凉意。在酷热沉闷烦躁的日子里喘过气来,不免要道一声:天凉好个秋。

《说文》解字:“秋,禾谷熟也。”秋天的原野,正是稻谷飘香、红硕满枝,洋溢在农人心头的,该是五谷丰登的喜悦吧。

然而,在文人骚客的眼中,秋却是一个悲怀的基调。一页页枯黄的纸叶上风冷霜寒,一个个方正的汉字间山瘦水削,“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行吟出那么多的伤感与哀怨。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是对旧识的思念;“故人万里无消息,便拟江头问断鸿。”是对友情的怀想;“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是对故园的牵挂;“秋风秋雨

愁煞人”,更是对家国沉沦的哀叹!悲秋,好似是诗人间的一种传染病。悲秋之最,当属欧阳修之《秋声赋》:“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

秋字象形。甲骨文字形为蟋蟀型,虫以鸣秋,祖先借之以表述“秋天”。“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下得雨声多。”秋虫呻吟,大地安谧,天高云淡,月色清朗。此何等美景美境,何凭多忧郁情怀?心境也。

虽“树树秋声,山山寒色”,但杨万里《秋凉晚步》中却道:“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虽“秋风吹白波,秋雨鸣败荷。平湖三十里,过客感秋多”,但李商隐却寄怀“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虽“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但苏轼却云:“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最喜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何等的豪迈情怀,何等的诗意人生。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四季轮回,年年秋天,只是年年秋日心不同。秋,随人而变;秋,随境而迁。

秋天万木凋零,因而,秋在心上是愁。真佩服古人的会意造字,如此贴切而具超凡的想象力。其实,秋更是一个成熟和走向平静的季节,即便是身外黄叶飘飘,只要我们把“秋”从心上拿开,“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古人云“一切景语皆情语”,秋也使然。人人解说悲秋事,不知几人彻知秋。正如辛弃疾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好个秋,好个诗意的秋。

读秋(外一首)

十月的小雪

一万亩月光
是为我铺开的宣纸吗

我读到,十万枯叶
在大地隆起的筋络
按下失声的音符

我读到,你拢起所有虫鸣
将寂静典当给九月
我读到,深井里的月亮
被你淘洗成薄薄的药片

我读到,丰盈与消瘦
一则古老的谜题
我读到,熟透的九月
一枚坠落的果实
是你,递给大地的鎏金请柬

而我,以黄昏的瞳孔
接住了所有下坠的回音

秋风

这个季节,风有点犷
喜欢把一些词语,吹成
胸口的火苗

这渐已用旧的身体
时而被焚烧,时而被熄灭
每一种,皆身不由己

秋风又起了,艾米
所有的有名的无名的植物
花事都已做完了
一如此刻安心的我

风不说话,它只负责吹
满地黄花堆积
天干物燥,我们都得小心
一粒火种

听见,窗外的风声

欧阳凝芳

中。但那一刻,焦虑让我失了耐心。

不久后,母亲来电,声音充满喜悦:“收到啦!是小吴送来的,他是个好人。”我一愣。她接着说,自己平时爱在小区捡点纸壳废品,小吴送快递时总特地给她留纸箱,有时还帮她提重物到电梯口。

我举着电话,一时无言。方才那些理直气壮的质疑,此刻变成了一块硬石,压得心里沉甸甸的。原来我错怪了他,他不是在做戏,而是在无数次奔波中,已成了一位默默照顾母亲的熟人。

我站在窗前,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正像小吴一样,在生活的夹缝中奔走,尽己所能地坚持着一份善意与担当。而我,却因为一时的急躁,差一点就用一句差评,否定了他的辛苦与好意。

母亲身体不太好。前些日子,我在街角的药店仔细选了几罐蛋白粉,寄回老家。

按平常,快递三天可达,可第五天,母亲来电说还没收到。她有些焦急:“你挣钱不容易,是不是寄丢了?”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查物流信息,发现显示包裹已签收,放在了门卫室。

我有些恼火,当即打电话给快递员。背景音是呼啸的风和摩托车的轰鸣,我语气生硬:“家里有老人,不会查收件码,你怎么不送上门?”他急忙解释:“大姐,我送过两次,都没人!”我望着窗外,心里认定他在推脱,仍不客气地说:“现在送吧,麻烦快点!”他声音低了下来,带着明显的惶惑:“别给差评,会罚钱的……”我并非刻薄之人,只希望快递能尽快送到妈妈手